

# 住 行 記 述

南宮搏

以前，我曾以七言絕句三首爲一組，選八組廿四首小詩加上附註與故事，標題「歐亞行札」，常有人問我：「應該還有，怎的不拿出來？」

那些小詩，是我自己寫了作爲記事備忘之用。我不寫日記，但遇事，亦會隨便取紙寫下一些，後來，忽然想到，改以舊體詩紀事，豈不可多有寫詩機會，且韻文亦容易記牢，於是，便試爲之。但又時常組織不成功一首詩，那亦由它去。近年，我採取以三絕句爲一組的方法，收穫尙好，「歐亞行札」中八組三絕句，當時寫下的不止此數，凡有涉及者，將之略去，現在再拿出一些來。

自「歐亞行札」而後，又寫作若干私人的記敘小詩，也有其他體例的詩，在此一併拿些出來，作爲一段時間中的私人記述。此外，多年前我第一次到蘇聯，曾填詞多闕，起因是先在羅馬得句，湊成一首詞，思路被引，便繼續填下去。這部份從未示人，亦併此發表。舊體詩，時而不免用典，因此，仍作說明文字附從，並可稍知寫作之因。

第一部三絕句三組，七言律三首，作於一九七九年底至一九八〇年一月下旬，受七十年代結束八十年代開始的人爲時界影響。

## (一)

一、周穆南征化一軍，寓言故事甚傳神，如何猿鶴蟲沙輩，不記當時袍澤情。  
二、鬻了桃根仗李陰，卜辭漫說井無禽，亢龍不悔當時直，繞指翻憐百煉金。  
三、怨海縱然葬怨禽，決心自食尚存心，何曾衆口能銷盡，銷盡相看總是金。  
中國的寓言故事：周穆王率軍南征，結果一軍盡化，君子化爲猿鶴，小人化爲蟲沙。化了以後如何，古人並未提起，但是，那總是很有趣的魔術。不過，我以爲猿鶴與蟲沙既同屬一軍，應有同袍之情，不必相煎相輕，中國古人好以君子小人對稱，賢愚善惡有時是無法分得這樣清楚的。我想，猿鶴蟲沙如能調和一下，或者會好些。

第二首用李代桃僵的典，據說，桃樹的根被蟲吃壞了，倚李樹而再生長，李樹反而枯萎了。易經的卜辭說，一口廢棄了的井不再有鳥止息，想來是人不到井邊，便無食物屑之類留下，鳥以無食而不來吧？又：易經有一句爲「亢龍有悔」，龍即蛇，我是會弄蛇者，深知蛇的身體一旦伸直，便無攻擊力，且可能是瀕死之相，粵語有「瓜直」似之。我以爲「直」是生相之一，「不吉

」是卜者的看法，本身又何悔之有？至於「百鍊鋼化作繞指柔」，多被讚美，我不以爲然，人人繞指柔，直道何存？

第三首用了元微之或白居易的詩意，不論毀惡怨毒怎樣深，其本總會存在。一個人不能自己挖出心來吃，因爲心被挖時，人已死亡，心總存在。魯迅有決心自食不能得味之說，古人說：「衆口鑠金，積毀銷骨」，其實，金毀銷了仍是金。骨灰和香灰，組織完全不同。

## (二)

一、筍蕨聞雷茁上中，尖尖秀旺滿山峯，上番爲竹喻君子，憐汝成材節節空。  
二、玲瓏匣裡幽蘭死，色態猶存兩不差，輕薄因人需嫵媚，生前已解四時花。  
三、羣芳競艷爭時節，寥落東籬傲可哀，總是菊花身世賤，風寒霜後依然開。

這三首沒有用典，祇表示我的看法——我鄙薄中間空的君子，隨時開放而作裝飾品的蘭花，以及如做賤賤的寒天之花。

## (三)

一、八十年代人向老，不辭浪跡天涯道，

生辰冬盡已新春，原上離離火後草。  
 二、將別舊車留一影，峴崎世路今重省，  
 披荆斬棘亦閑閑，前景依然須越嶺。  
 三、曾經衝石思填海，今日了然明所在，  
 臺北歸來已十年，移家擺渡何須悔。

這三首詩是我已未年生日作的，照新曆已是一九八〇年了。我把舊車賣去，換購一輛新車，舊車代我行了約七萬哩路，將別，和它合拍了一張照片。一九六七年我自港移家赴臺北，一九六九年返港，當時，作了幾首詩別臺北朋友，其中有兩句為：「移家如擺渡，憔悴兩年殘。」至一九七九年，歸來已滿十周年了。李白有詩：「我離雖則歲月改，如今了然識所在。」識所在或明所在，都是已了解自己的身份和處境。

### 浮槎三律

一、浮槎來去省冷然，不感囊中窳亂煙，  
 見說豪梁爭益急，終須其豆近相憐；  
 新生紀起庚申歲，疊韻詩窮己未年；  
 桑梓江湖都忘了，假客寥廓數山川。

——此一首寫時有一條長題目：「一九七九年除夕，曾次辛卯冬至夜」然、川」韻為四律，回顧二十餘年間，疊此之作多而且濫，因再疊一首以為結束，並迎二十世紀八十年代。」寫此詩的日子却不會記下，但必然是新、舊年之間，十二月中我在臺北，至耶誕前二日返港，一九七九年，旅行各地，佔時甚多，新、舊年間自我休閒，好像甚適。陽曆除夕能一口氣作四首律詩，接

着又再作上面這一首，所謂疊韻詩，始於辛卯年冬至（一九五一），其時，到港未久，我是一家餐廳的老板之一，餐廳佔地很大，生意却很差，已到血本無歸地步，是年冬至，我邀宴一批詩人朋友，即席作了一首詩，朋友和韻而作，我又作一首，二十餘年間，時時逢冬至次韻，多至無聊，這天發願不再用此韻作詩了。

「浮槎」是古人的傳奇故事，漢朝時有人乘一艘船上銀河，看到牽牛織女星，我以此命題，因於這一年行旅多之故。

二、望裡牽情怯往時，羞歸無奈賦歸遲，  
 披霜樓宇龍鍾貌，飾岸垂楊小樣姿，  
 縵縵如筵隨聚散，榮枯似月有盈虧，  
 幾人畫在凌煙閣，毀譽黃泉總不知。

——這是與朋友談話之後寫下的，己未歲暮時，還鄉探親者多，因而談及有關人事亦多，便作成此首。

三、若沉浮槎萬里行，馳驅而後鑄閒情，  
 魏碑半百摩挲覽，明版雙書仔細評，  
 霜重水仙花未發，夜涼銀漢魄初生，  
 江湖歲暮思來日，處處烽煙盛甲兵。

——此首當是浮槎三首中最先寫的，「夜涼銀漢魄初生」，魄指月亮，陰曆十二月上旬新月時也。我不擅書法，却有魏碑初拓四十九碑存我處整理，得以欣賞，此外有明版書二部共二十八冊得以瀏覽，急景凋年而甚適在此。我已有十年多未見張大千先生，今年清明後三日往訪，曾錄

浮槎三律的後二律，如古人所謂執轡進門。大千雖老，神明未衰，而且風華不減十年之前。我極為欽佩張大千題畫四季菊詩中的兩句：「花到夷方無晚節，仰人顏色四時開。」寫盡三十年間流寓海外的中國知識份子的生活相。

以上是「歐亞行札」之後所作部份記事述懷的詩。下面六組三絕句，為「歐亞行札」未收，在蘇聯時所作又一部份。

### (一)

一、鑿空明末與清初，西伯利亞豈故居？  
 却似新疆成舊土，無須再考古城墟。  
 二、初時尼布楚和議，黑水中分約再修，  
 若說柳條邊是界，曾經肅慎屬西周。  
 三、伯力屬唐勃利州，奴兒干亦是明嘴，  
 如今不算陳年賬，現狀維持借一籌。

在蘇聯東部時，在私人談話中常涉及中蘇的邊界問題。所謂「鑿空」，乃是中國漢朝張騫通西域的用語，意即開闢一條相通的路。近於現代常用的新名詞「開發」。蘇聯開發西伯利亞，始於明朝萬曆九年（公元一五八一），至一六四三年（明崇禎十六年，一六四四年明亡）俄人才到達太平洋岸。西伯利亞自然不是俄國固有之土地，新疆從前也並非中國的領土，但都已擁有多時且已固定，不容許再算老賬了。中蘇之間，最早一個劃界的和約，康熙初訂於尼布楚城，黑龍江以北大片土地，依約是中國的，後來清朝衰弱，再與俄國訂約，失去了大片土地，改以黑龍江中為雙方邊界，其餘的界線，中國也都向內移，照

中國史書的計算，中國土地被俄國所併吞的，有東西德國再加法國、荷蘭、比利時、瑞士等國的總領土那樣大！

有些蘇聯人說，中國的東北的邊界是在瀋陽以北的柳條邊——私人談話，他們雖然不用肯定語，但由此一說，我便依中國的史書記載，遠在俄濱海省東部地為肅慎國，四周的屬國。伯力地區屬於唐朝的勃利州，而曇花一現的明朝奴血干都指揮使又曾治大片今日屬蘇聯的土地。凡此等等往事不能認真，倘若要復舊，只有打仗了。

(二)

- 一、論辯東疆又莫京，中華後裔必須爭，錐頭無地渾閒事，心有所宗一點明。
- 二、憑生聚庶重憑生，夸者所求吳庶民，阿富汗由它去吧，笑談風月到凌晨。
- 三、每事矜同世所無，應循實是洽雙需，犬牙交錯從容議，永罷干戈我有呼。

這一組與上一組相接，人們會客氣地對我所言表示異感：「香港人為北京爭邊界」，沒有法子，雖然我是流寓者，雖無立足之地，人們一再婉約地說到。但我是中國種族，遇到這樣的事，怎能不爭？談不下去，便轉而說說風月，論辯的氣氛，表面上總不會不歡，自蘇聯東部至莫斯科皆是如此。自然，譏我雖無立足之地，亦會有傷感的，不過，這種傷感很快就過去，流亡日久，麻木了。其時，阿富汗內亂已甚，我們也附在中蘇關係而談及，鄙人不予重視。

(三)

- 一、南望白山心可證，北疆之外意難傳，國何忍去竟長別，忍去於今三十年。
  - 二、陣圓戈枕兩臨邊，宿怨看來不易捐，雖則流離成浪子，千絲祖國有情牽。
  - 三、話到鄉園思似煎，天涯瓢鉢共誰憐，空桑三宿無雙地，豈為無雙百十遷？
- 以上一組就本身雖無立足之地而生的感慨，在黑龍江的彼岸向南望，便是中國的山河。自別故國，三十年了，在北方的邊界外，在兩國充滿敵意中，自己的家國懷思特甚，亦雜有許多個人哀愁。黑龍江俄名阿木河，在「歐亞行札」中，因為不欲涉及，故祇用「阿木河中同放棹」，連河流的中國名稱亦不曾提及。實際上，在那個地區，真有點思潮澎湃，三十年來，流走多地，豈是為江山信美好作居唐？

(四)

- 一、記得華堂夜宴時，重來不見汝何之？人言獄養養精神病，環境如今尚適宜。
  - 二、環境如今尚適宜，哀而不怨婦陳詞；有朝一日天開眼，放向西歐或有時。
  - 三、放向西歐或有時，人生投老事難期，天涯浪子由哀語，莫背城頭祖國旗。
- 上次在莫斯科相聚而相熟的一人，此次未見到，後來曉得他有病，在牢獄中「養」他的精神病了。這類事，在蘇聯或其他極權國，並不稀奇，這一對夫婦都通擅兩種西歐語言，他們以為到

西歐會很好，也許是嗎？我是天涯浪子，我說出了自己的見解，「不要輕易背棄自己的國家」，並不是有所憚忌而如此說，實在是我想有此想。帝俄時代，俄國的貴族們和自己人說話，也會用法語。似乎，他們中有些人對祖國情淡，又似乎某些傳統依然。天涯浪子，竟有此想和此說，但這不是新的，若干年前在柏林時，於圍牆東，亦具有同樣感情。而我：「國何忍去竟長別，忍去於今三十年」。多麼矛盾！

(五)

- 一、身後名高如日星，新朝廷變舊朝廷，如今又到轉型季，奧洛夫沉醉不醒。
- 二、汝女猶存將百齡，無歸北美度餘年，園林再禮蒼茫裡，變幻千秋著暮煙。
- 三、南郊小市接蘇京，此地曾居毛逐臣，外力蕭牆誰禍始？奔車上亦薄王明。

這一組祇為記下所經見而有感的，實在無詩趣，第一首是紀念高爾基的事物，在全蘇各地皆有，高爾基是蘇聯立國後的大作家，我記得他有一篇小說名：「奧洛夫夫婦」，寫帝俄時代，俄羅斯社會在變革下無可把握的人物，以酗酒來排遣自己生命的餘年。以我的看法，革命後至今，蘇聯似乎也充滿了暮氣，從蘇聯知識青年的生活思想看，好像又隨變革的轉型季，以未曾深入，附此為識。

第二首是訪莫斯科郊外，帝俄時代的大作家托爾斯泰園林，托爾斯泰晚年所作「小銅幣奏鳴曲」，轟動歐洲，為上流社會婦女齊聲詛咒，他

的大女兒曾作長文記述此事，托爾斯泰這位女兒，一直流寓美國，以亡父版稅收入爲生，行年已九十餘，我這首詩寫成不久，她便逝世了。托爾斯泰園林以前曾經去過，再往，沒什麼意緒可寫。

第三首爲車行經過一處，人們告我，王明曾在這地方住，文革時，曾見王明有一本英文書，批毛澤東，在美國出版，據俄國人說，俄人並未參與此一出書之事。我是反毛的，但不值王明所爲。而且，也從基本上反對倚外力從事內爭的一切行爲——不論是革命或者造反。

(六)

- 一、並步紅場日影斜，明朝人又在天涯，離愁難館他年約，曾種閒情不見瓜。
- 二、無花有菜花無菜，兩象交張舞紫朱，子夜歸來裝待束，黎明揖罷出紅都。
- 三、及崖而返儀情重，寂寂長途念轉頻，飛到倫敦致一電，仍籌下屆再來因。

離蘇京前夕，下午，我去紅場旁邊全蘇最大的百貨公司GUM觀覽，又在附近街道及紅場漫步，以挨到晚飯時間。和我在一起參與「安全合作會議」的美國海軍研究所的專家韋納，他未參與科學會議，先到莫斯科，以接待人員的混亂無章而頗有不便且不悅，此日他赴西德，我一早和他話別，以後就是自己的約會和遊市區及午飯，看過寄售商店、藝術品店、外幣商店等，又曾專往以前曾住過的烏克蘭酒店喝一杯茶。是日的情

緒不寧靜，夜間還忙於待客和收拾行李，因我買了一些藝術品，其中有二十多件瓷器。

行李包裝花了約二小時。次日黎明即出發，早餐是在房內吃我自GUM排隊買回來據說是全蘇最佳的麵包。因時間太早，餐廳未開，無法買到吃的，我是有經驗者，所以先買好一些點心。

早晨車快，約行一小時又十分鐘到機場，有人送我，在貴賓室相晤，直到我上機，中國古人有送客到崖上而別之禮，「及崖而返」四字出典在此，實際是送到飛機場。在離蘇前，我不欲於可見的一二年內再赴蘇，但在飛機上想到一句上海話「蠻好白相」，於是，到倫敦便發了一封道謝電報，又爲他日再去作了安排。

以上，算是「歐亞行札」的外篇。

至於我初次赴蘇，爲了專題研究及寫作，後來沒有寫訪問記，但私人填過一些詞，現在錄下部份：

玲瓏四犯

莫斯科初到，依姜白石越中歲暮作填此。

飛度關山，來從羅馬，兩地隔如秦楚。揚憚初入境，怎料全無忤。忽然興起漫拊，入尋常巷陌深宵曙。月冷紅場，秋風故郭，馳騁高途路。名都廣邈堪叙，容巴黎六個，百餘萬戶。訪當年戰陣，古壘標柵柱。克宮明艷芭蕾舞，誰會得從前苛苦！時勢易，新政據聞求衆富。(九月廿一日)

一九七四年秋天，初次訪問蘇聯，那是我第一次進入共產黨統治的國家，當時，很有一些航心。但到了莫斯科，却和在西方國家差不多。我於黃昏時到，未與人聯絡，晚飯之後，完全無事，便忘了這是一個共產主義國家，僱了一輛計程車在市區街道遊車河。歸露西亞大酒店時，已近凌晨一時。其後，遊覽了莫斯科各處，大致上，比我想像爲好。蘇聯人在外國遊客面前，評論本國事，有時還很尖銳，他們對我說，可以講，但不能寫文章發表。

西江月(列寧格勒)

一、一夜車廂悶熱，輕寒雨後平明，故都莊穆列寧城，舊典新型兼並。走馬看花街市，出乎意料繁盛，繞行歸舍客盈庭，已設午筵相請。(十月一日)

二、北國風光似錦，長河抱護嚴城，曾經血戰又昇平，哀樂榮枯無定。階級鬭爭如夢，冬宮門外屏營。江山信美好居停，昨夜歸時酩酊。(十月二日)

三、流水運河送緩，秋風落葉啼零，朝陽發現照人行，閃躍教堂金頂。切望雙方友好，從今不再交兵，黑紅魚子各鮮腥，笑道三生有幸。(十月三日)

四、譜緩民歌嫋嫋，眼前景物峨峨，密蘇里與列寧河，同載鄉情一舸。不是歸

藩曹植，也思洛水嬌娥。青山不老奈時何，千里煙波唱破。

〔美國旅行演唱之「Courtes Music」〕在此演出，領隊人於一日深夜與余共飲，彼此友人互相熟者，乃往還。團中有一女伶神秀可喜，三日下午曾借遊河上，彼等攝電視，並播唱密蘇里河民歌，同有鄉思，並約他時再見於洛杉磯。四日誌。

我乘火車由莫斯科到列寧格勒，午夜上車天明到。車廂內暖氣太熱，火車廂具古典豪華，我的一間房，有自己的廁所和面盆，室內另設有一張睡椅，可能為數十年前供嫖娼或侍從用的。

莫斯科、列寧格勒，都是受戰爭摧殘甚重的城市，但德軍終無法攻入此二城。列寧格勒的沙皇多宮，是一九〇五年俄羅斯社會革命的起發地點，但現在的蘇聯人，着重的是如何改善生活，階級鬭爭等等口號，已不大聽到了。

我住在市中心亞士多里亞旅館，我的房間窗，正對市政府。這是古老和典麗的旅館，據說，一八九六年李鴻章使俄，先被接待於此，後遷入一俄國巨商私宅，人言巨商因此做成了大生意，可想見俄國亦必得益。傳說，李鴻章曾受下一大筆賄賂，但我不相信這樣的說法。

列寧格勒為俄國故都，氣象極好，似較莫斯科繁盛，作為遊客，我極為喜歡這個城市。

### 傾杯

住行記述

秋肅江天，楓丹兩岸，凝眸眺望基輔

；城煙繞，日下雲間但見蒼蒼，同登洲嶼。指點江山且話戰時事：人守英雄城，以身為堵。一朝潰破，火煙滿郭血飄杵。遺黎在，勞勞建補。舊厦今皇皇，又開新埠。五座長橋，架連高速新路。繁華相，誰省識辛苦？君知否？寡婦寒床，孤兒已壯，新人又被戰神妒。（基輔作）

基輔是蘇聯最大的加盟共和國烏克蘭的首府，蘇聯的第三大城。二次大戰時曾被德軍佔領，城市經戰爭破壞更甚，當時，守城軍民用身體作抵抗，死傷極重，市區一條主要街道房屋全毀，戰後照原來的樣子修造好。舊城隔河相對，在造新城，一排排高層的公寓房屋，比香港的黃大仙、鑽石山、觀塘那一條線所有新區房屋加起來還要多，河上已建大橋五座，工程在開展中。我想基輔人口在十多年後會超過莫斯科及列寧格勒。

### 傾杯

地泊爾河，長川縈紆，奔流沃野千里

。少年日，曾經高唱氣壯心狂，今臨此水。雖年光人事滄桑變了，低首想從前，諸公兒戲，中原坂蕩，從知禍亂咎自取。非耶是，兩俱往矣。且訪過隨緣，吞聲噙淚。此地民淳，五十七年累逝，至今日，差可說無匿。傷心甚，往昔寒盟，於今敵視

，何年共處勿猜忌。（地泊爾河上作）

地泊爾河為烏克蘭最長最大的河流，兩岸土地肥沃。我在遊覽此河的船上填這一首詞，有原因：我完全不會唱歌，但幼年時的流行歌曲，尚有些殘句記得。如「……我們的熱血，如地泊爾河似地奔流，任敵人的毒焰，勝過柯里式姆當年的猛獸，但勝利總是我們的，我們毫沒怨尤……」到了這條河上，猛省河名，再哼曲子，他們說是古老的俄國革命歌曲，還有一首：「……我們的祖國遼闊廣大」也是俄國歌，然而，我幼年時竟流行中國，中國後來的劇變，由此可見兆頭！為之悽惶不已。

地泊爾河流域的農人淳樸，對外人至誠和熱情，我曾被村人接待，我以為那比莫斯科市委書記的接待更其重要。

### 如此江山

洋洋黑海登臨處，秋陽遠照雲樹。廣守凌風，白波起伏，却喜扁舟奇遇，浪滅虹雨。看燈塔前頭，魚龍漫舞。回想前朝，皇清使到龍旗舉。且休作同日語，

恍如今蘇美，俱張門戶，大海須爭，太空要霸，糜爛禽鮮同釜。靈通一水，奈禍患頻仍。可憐兒女，國勢私情，問如何去取

？（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一日作於敖德薩，

次DDR二十五周年慶典韻）

敖德薩是蘇聯第一大港，面臨黑海。我住的旅館下面兌換處，尚有刻着中文的銅牌，可能是帝俄時代遺留下的。

一八九六年李鴻章使俄，在此上岸再赴彼得堡（今列寧格勒），這是一個海港大城，外國貨的黑市，規模似較莫斯科為大，我的譯員對此並不諱忌。在莫斯科時，那邊的譯員還帶我去觀光黑市，連司機也興緻盎然。

我乘快艇遊黑海，有風浪，在陽光下，快艇激起的水花，幻出虹彩，倏現倏沒，是為平生所見奇景。

敖德薩是蘇聯主要海軍基地，但和爾港是隔開的。

上面那首詞是次韻東德二十五周年國慶之作，錄下第一首：

南人北地憑眺處，深秋淡雲凋樹；異國旌旗，三軍鼓樂，作客名都隨過，交歡新雨。會慶典當前，來看武舞。車炮鏘鏘，蜂巢火箭誇豪舉。盛筵散時小語，論中東東越，吾鄉三戶，積累他仇，難消夙怨，依舊相煎薪釜。自由似水，有血染圍牆，逃亡兒女，落葉懷枝，有誰知棄取？  
（一九七四年十月七日作）

## 金縷曲

好作款城記，烏克蘭平曠沃土，海邊都市，歷盡關山人不倦，歌劇院中相遇。

因鄰座低聲通語。民族風情歷史戲，對農奴貴族兩無怯。承汝譯，能解意。普希金路送歸去，一程程長街夜踏，此生能幾？異國忘年慶次日，領受舞筵佳惠。再籌策明朝大計，只為重逢難預料，感天涯紅粉成知己，期後會，望天許。

在敖德薩瑰麗的歌劇院中，我邂逅一位年方二十一歲，剛自外語文大學畢業的女士，她譯了些歌劇給我聽，其後，我們在一起時，她講了許多蘇聯知識青年的生活思想的情況，對我的協助巨大。我很希望能再見到她，由於她將會離開敖德薩，而我離蘇之後，在巴黎居停時給她電信俱無反應——那時，正值巴黎郵電罷工，我發給東方的電信有的失落，有的遲至一二個月後才到達。

敖德薩這個城市，我祇去了這一次。

初次訪問的最後一站，我回到莫斯科，然後飛往巴黎，在離開莫斯科的前夕，我填了一首長調的詞，算是初次訪蘇的結語。

## 中呂調

離開莫斯科時，依柳永「晚秋天」而作此，在烏克蘭酒店一八〇六室。

已夜闌，忽思護照未取還，行李包裝，每陷零亂，倉促往周旋，自喟然。宵殘已在指顧間，層樓下上多感，值夜老嫗勸

速眠，將別紅都，意何忍睡，入房獨坐思綿。念北來聞問，親身體歷，竟異人言。敵國，人我交歡，杯酒光景，情份堪流連。問何故，森嚴壁壘，兩陣對圓？恨難填。不同制度，英雄權霸，各禍人間。何年何月，足食足衣，消除恐懼前愆？曾歷四洲地，庶民盡憊，祇想平安。何況此邦更酷，共戰爭暴政競相煎。兩千萬人國殤，猶存老母，寡婦自年年。嘆人生到此又誰傳？吾鄉土，亦是這般。愧平生徒為盤餐，天下事，袖手成閒看。對燈漫寫，電話催我，淚水潺潺。

這首詞和柳永原詞字句有出入，因為我背誦不全之故，而且在未曾寫完時便有電話來叫我起身出發，我一夜未眠。那時天猶未亮，車出市區，天色才明。到巴黎時，獨自拖了三件行李出機場，狼狽萬分，幸而有一個馬達加斯加人助我一臂之力才能上車，到旅館便睡，待約好的朋友來時，去吃下午茶及晚餐，是日的早午飯俱未吃，但也很好。其後，我到倫敦，又到羅馬。先時，在羅馬填過一首金縷曲，再到羅馬時，又填一首，我在後一首中唱出：「……神權專驕共產暴，呼策羣奴並起，闖革命，乾坤再置，開城放逐教皇去，梵蒂岡，改為行遊地。齊衆物，啓新紀。」這算是我對義大利的致意！